一三九：調用頭寸竟難保密

話說白鷺鷥自黑燈舞順其自然被陳其禮滑舌一吻後，芳心直跳，久久不安。原來她來陪酒，祇讓客人至多親親，確未曾吻過咀唇，沒料到這個香港少爺，在摟住她的腰肢乘黑燈舞時，竟啜了她——「我這是第一次，可他未必知道是第一次！」

午夜時，陳其禮一心要返回飯店，牛老二和劉社長等人，還以爲大家應該去消夜，他却毅然說必須回去。——「改到明天吧？」劉紀傳低聲問他：「不需要麼？」他用廣東話回答：「兩個都不錯，各有其妙，明天還是我們幾個，五點前，找們來白玉樓。」

大家只得散了，劉紀傳讓他自己乘車走了。陳其禮立刻返抵飯店，吵醒漱芳開門——「眞的一點半過了！我困了，不等你了。」——「對不起，慢慢談。」

他獨自匆匆入浴，然後上床，內心有感，簡單地告訴嫣妻：「是肇登派的吃花酒，酒席後再去了奶多俱樂部跳舞，人很擠，他們大開香檳。」漱芳反而摟着他說：「我不放心呢，難道沒有下文麼？」他頓時有感，輕聲說：「據說酒女是長線釣大魚的，下文，你試試我就知我沒什麼損失，談何容易，看來止於帶去俱樂部跳跳舞而已。」漱芳撫慰他時，吃了一驚：「怎麼弄的，你這般興奮？」他不言語，只輕輕爲她寬去睡衣褲——「我跳舞時，反而一再想到了你！」

漱芳欣然伺候，兩情融洽，更沒料到個即竟銳不可當，拖延了一小時以上。

次早兩人遲遲起身，陳其禮說：「牛劉兩個都是樂於這種應酬的，我已約了同請他們晚飯。」漱芳陪他下樓吃過早點，便同返到新寓字樓來，岳父大人已在辦公，欣然告訴他們：

「香港有奇怪的消息，是美國通訊社發出的，台北只英文報刊出了，可是香港不分左右，都用了這一條。」他將辦公枱上的時報遞給陳其禮：「這是昨天的，我們忙着沒有注意。」

陳其禮同漱芳看時，乃是美國電訊從東京發出的，某方向日本銀行弄五億美元的頭寸，日本雖然保密，但美國記者在從東京探到了。其禮聞後，向王華熊笑道：

「這一億，才折合三十七八億港元，何至於等到向日本銀行界開口？只須打個電話給香港，不用十分鐘就調到了……」——「當然是眞的消息，可見當大經理的太外行了。美國記者也很有本事。」

一三九：以前大方

阿七曰：「阿容，也女人。」

阿七叫寃枉曰：「我一向不近女色，又點會去搞女人呢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近過我，上了鋪麼。」

阿七曰：「有呀，我即使有癖，亦係對你一個而已，不會有第二個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講下而已，你畀把口講，嗱，如果你去搞第二個，我剝了你嘿！」

阿七曰：「阿容，唔好嚇我喲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嚇你？眞喲，我會切你喲！」

阿七曰：「你講笑講到似層層，其實，我怕你同第二個男人上床就眞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我有咁蝕底者乎？」

阿七曰：「好難講，或者你忽然喜歡第二個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咁你唔好彩咯！」

阿七曰：「阿容，每個男人見了你，都有法忍得住，你知不知？」

阿七曰：「阿容，也你思疑我？你以前唔係咁喲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然乎？我以前點喲？」

阿七曰：「你以前好大方喲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然耶？我以前有咁大方嗎！以前小器就眞。」

阿七曰：「不然，你以前眞係好大方，從來不呷醋喲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或者我老咯，所以呷醋。」

阿七曰：「你本老，有排未老，你識生養長駐氣功，又有秘法守到週體生香，點會老呢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我忽然好怕老，忽然好緊張。」

阿七曰：「眞奇，是否內分泌有問題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內分泌有問題？會有我咁嘅身材者乎？」

阿七曰：「咁又係，阿容，你是百分之一百的眞女人，不過醋味好大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如果我不睇實你，我諗你會搞

一三九：遇見唐旅

大馬路一家專賣工藝品的店子，很吸引她。她在店裡留連一小時有餘，把店子十幾歐用買了，並且每歐要十份。打算每一個親人都送一份。

她想——我把用家鄉妮士塑製的臉譜，瞼爺爺、兩個媽媽、霞女、遠玲、老王伯，他們一定高興！

另外，她買了許多用故鄉黏土燒製的小動物。

她想——我從小失去天眞，現在，讓我買回一份又一份吧！傍晚，她走上最高一層的旋轉餐廳，打算找個好位置，一面吃晚飯，一面獨個兒欣賞石岐市的晚景。

跨進餐廳，見一個穿淺藍T恤、白西褲的漢子坐在卡位上，樣子很像唐旅，正懷疑間，他向她揮手。

——不是他還有誰？他怎麼忽然間在這裡出現的？

只好移步走至卡座，在他對面坐下來。

「逃避？」她說，心想——你在恥笑我？

「對了！昨天，因爲『無主名花』上映賣座，我們唐家開家庭會議，因爲爸媽決定要我娶表妹婉菲，她是西貫大地主的繼接人，剛留學回到香港。」唐旅說。

「多麼好的對象呀！」她說，臉泛笑意。

「連你也這樣說？」

「大地主的繼接人，她一定擁有大把地產。」她說。

「攜着那些海邊山上的地皮，我隨時會給它們壓死！」他說，在飲着杯中啤酒。

「你表妹——」

「她已有自己的男友，是留學的同學，可她沒有力量反對父母，就是搶不得放棄那麼厚厚的產業與男友高飛！」

「唉，你好！」唐旅說。

「嗨，你好！」她說，片刻忍不住又說：「唐旅——」

他擺手打斷，說：「我暫時不姓唐也不叫旅！」

「你——」

「我逃避！」他一派神秘。

都市寫眞

文・黃郎　畫・家裕

你們可以回去了

他收錢告訴金太道：「你們送她到醫院，我已與醫院接洽過了。八點半前我一定到醫院。」

金太詳細詢問了，帮女兒作好準備，心裏在怨丈夫與林蒼禾至，但菲備把林蒼開入，他提到通過波士有事，來得遲了。金太告稱要送醫院，要他留條與金茂，其時黃醫生即告辭。林蒼對金太道：

「我們即走，下樓我開車到門口。史丹拉：你可以支持嗎？」

「又不大痛了。」金菲說。

他們下樓後，很快到醫院，林蒼帮着金太辦登記手續，金菲還住頭等病房，二等病房已滿了。病人到病房後二十分鐘，金茂趕至，三個人一直候到黃醫生來，後來黃醫生對他們道：

「明天上午即動手術，我的意思是日夜請特別護士……」

「今夜就要吧？」林蒼問。

「我已問過，夜班有個來自大陸的，她是無市，毋須由我作担保，不成問題，等特別護士上班，你們可以回去了。」

已睡熟，他即打電話通知金太。明天金茂起身，知道太太已到醫院，他進了早餐趕往股票市場，開盤下瀉二十點，一小時後回升十點，他對小郁道：

「我女兒在醫院中，我趕到醫院了。」

「什麼病？」小郁問。

「急性盲腸炎。」

「這是小手術而已。」小郁微笑了。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我開過刀。」

「我去了。」

「下午不來了？」

「不一定。」

金茂趕到醫院，知道女兒已入手術室。（一三九）

風言蜂語

倫課

是否「共識」

兩局議員確定「共識」方案。是否已輕全部「共識」？

不顧染病

輸血感染愛滋病料四年即有一人。料有人寧可貧血。

彌補牌價

新界的士牌照價躍升十七倍。新界的士大概又要加價了。

開心

陳洪和李維消夜食蝦蟹，飲了一些酒後，一同離開大牌檔。

李維看他行走方向，取笑道：「又去找珠女？」

陳洪點點頭。

李維道：「雖然我是打窮鶴，但希望你不要太迷，風塵女子無眞愛，小心。」

「知道，又來講耶穌。」

分手後，陳洪按址去按鈴，門開了，眼前見的是另一個女人。

他有些以爲撲錯門口，退後一步看，纖鬧上有紅牌綠字，寫着何珠，顯然沒有找錯。門內女子將門打開了：「請入來。」

「我找何珠！」

「我就是，不過，加一個新字，是新何珠。」

她說時，已拉了他入樓，砰然一聲關上了門。

「那個何珠呢？」

「她不做了。」

「她何處去？」

「怎麼？你對她如此情長？其實，我服務會比她好，你先比較一下身材！」她解衣，展開胴體。

陳洪也知道，到了這般田地，再難退縮，若不交易而退，必然會有麻煩。

「多少錢？」

「公價二百。上床罷。」她爲他解衣。

鳳閣恩仇（一）

十六：雲清反對她唱歌

雲清說：「我們不是有過口頭協議，大家同居之後，你就不能再去夜總會演唱的嗎？」

麗莎說：「是呀，這個諾言我當然會守，但現在我不是去夜總會唱歌，而是去電視台唱歌。」

「這有什麼分別？還不是一樣要拋頭露面！」

「那分別就大了！在夜總會唱歌，要應酬那些人客；在電視台唱歌，那只不過是單純的藝術表演罷了！」

「總之一句話，我不同意！如果給外人知道，我點四少的女人，要拋頭露面賺錢，那多丟臉！」

「雲清，你不要這麼自私好不好？我終日守候在家，朝等你，晚等你，都不見你回來，寂寞死了！爲了找點精神上的寄託，去電視台唱歌，不過是打發日子罷了！」

「難道我給你的生活費，還不夠你的花用？」

「這不是錢的問題，是我太過寂寞了，又沒有人陪伴我，逛公司也打發不了那麼多時間，怎麼辦？除非你日日有時間陪伴我啦！」

雲清見她那樣說，默不作聲，他無法陪伴她。

「何況，我找不到你，已經跟一樣的，除了這條路，沒有別的路可走了。難道你幾年之後就像你姐姐那樣地回去嗎？……等巴巴拉安靜下來，李珍珍又問：「你有雖孕丸嗎？」

銀箭

兩天後，郁之澄和巴巴拉在片場的飯堂裡碰了面，巴巴拉連忙問他：

「郁導演，你看了試鏡的菲林了吧？」

「看了。」郁之澄呷了一口濃咖啡。「我正要找你。明天晚上你有空嗎，咱們一起到市區吃晚飯，順便談談這件事。」

「……好吧！」遲疑了片刻，巴巴拉答應了。

「那麼五點半咱們在停車場見。」郁之澄說。

晚上在宿舍，巴巴拉把這件事告訴李珍珍，她立即抓住巴巴拉的雙臂說：「傻女，這是你的機會了，千萬要把握住。」

道個晚上，巴巴拉心煩意亂，她躺在床上，雙眼直瞪着天花板，眞沒辦法入睡。兩點鐘，她開了燈，到外面拿水喝，把李珍珍吵醒了。

「怎麼，睡不着？」李珍珍揉揉惺忪的睡眼，在沙發上坐下來。「別這麼緊張，你要在這個圈子裡混，還早要走這條路的。」

「巴巴拉，我問你——你還是處女嗎？」李珍珍突然望着她。

「……」巴巴拉終於點點頭。

「啊，我的天，你的男朋友眞是大笨蛋！」李珍珍叫起來。「如果我現在是男人就好了，別讓那死肥佬太好享受！」

「別說這種話，求求你！」巴巴拉手中的杯子掉在地上，「砰」一聲，杯子裂開，水在地板流淌着。她雙手抱頭，眼淚在眼眶中打轉。

李珍珍驀地笑一聲，然後，她坐到巴巴拉身邊去，撫摸着她的頭髮和手臂。

「巴巴拉，你冷靜一下。現在，我們的命運是一樣的，除了這條路，沒有別的路可走了。難道你幾年之後就像你姐姐那樣地回去嗎？……」

「巴巴拉，你冷靜一下。現在，我們的命運是一樣的，除了這條路，沒有別的路可走了。難道你幾年之後就像你姐姐那樣地回去嗎？……」

「雲清，你不要這麼自私好不好？我終日守候在家，朝等你，晚等你，都不見你回來，寂寞死了！爲了找點精神上的寄託，去電視台唱歌，不過是打發日子罷了！」

「難道我給你的生活費，還不夠你的花用？」

「這不是錢的問題，是我太過寂寞了，又沒有人陪伴我，逛公司也打發不了那麼多時間，怎麼辦？除非你日日有時間陪伴我啦！」

雲清見她那樣說，默不作聲，他無法陪伴她。

「何況，我找不到你，已經跟一樣的，除了這條路，沒有別的路可走了。難道你幾年之後就像你姐姐那樣地回去嗎？……」

「巴巴拉，冷靜一下。現在，我們的命運是